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农民女画师占全县书画从业人员80%以上。对她们来说,画画并不只是致富的方式,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山东巨野:幸福像“画”儿一样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王丹青

不必关注蓝色的路牌,也不必寻找华丽的牌坊,提醒大家“洪庙村就要到了”的标志物,是路边墙上那一幅幅精美的工笔牡丹画。

山东省菏泽市以“中国牡丹之都”闻名,菏泽市巨野县永丰街道洪庙村,则以“全国首家以绘画项目形成的农民绘画合作社”而备受关注。画画也能成立专业合作社?农民也能靠画画致富?在巨野,这两个看似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正由一群农民实现。

让零基础的农村妇女掌握新技能

刘冬梅出生在巨野县独山镇王刘庄村,是村里娃娃中最早学画的。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巨野县农民绘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20世纪70年代,巨野县更是发展起了“彩蛋产业”,在鸡蛋壳、鸭蛋壳上画山水花鸟。刘冬梅正是在这一浪潮中拿起了画笔。

“20岁出头的时候,村里陆续有人来我家想学画画,基本都是妇女。家里的小屋挤满了人,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刘冬梅告诉记者,村民学画画,是因为“画画能赚钱”。“那个时候,一张画就能卖8块钱。”后来,刘冬梅出嫁了。她去过大地,开过大车,可心里总想着那支被自己放下的画笔。

就在此时,家乡传来了消息。2009年7月,由洪庙村村民姚桂元发起,6位农民依托绘画村成立洪庙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采取“经销+合作社(画院)+农民画师”的模式,按照固定价格回收农民画师的画作,再统一出售。

刘冬梅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重新拿起画笔。“我的画都送到这里来,通过合作社销售。”这次回来,刘冬梅心里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试试在瓷器上画山水。”与村民们熟悉的工笔牡丹相比,山水画的技艺显然更加复杂,但刘冬梅还是愿意尽力一试。“一方面可以拓展巨野农民画产品的种类,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的梦想。”她说。

拿着画笔,刘冬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未来如果对瓷器山水画感兴趣的人多了,我就尝试改进工艺,便于零基础的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学习掌握新技



王善花在洪庙村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作画。 王丹青/摄



村民们在巨野书画院参加免费培训。 王丹青/摄

能。”刘冬梅说,“做这一行就得抱着这样的心态,要把自己掌握的技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镇镇有书画院,村村有画室

数据显示,洪庙村已带动周边村民从事绘画创作近百人,每年创作绘画作品近2万幅,年产值800万元,普通画师年收入3万~5万元,优秀画师年收入近10万元。从农民“忙里偷闲”的业务爱好,到年产值800万元的产业,洪庙村农民画的发展,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关键的人才资源——农民画师和传授技艺的“画师”。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洪庙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围绕乡村振兴,大力开展基础画师公益培训,其中培训留守妇女、残疾画师、贫困画师200余人。

而把视野放在整个巨野县,因“画”受益的农民队伍更加庞大。2012年,巨野县书画院新场馆投入使用。据统计,巨野县书画院每年举办各类书画培训班20余期,计划年培训学员3000人左右。目前,全县有中国美协会会员21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21人,山东省美协会会员77人,中国书协会员13人,山东省书协会员32人,拥有1个县书画培训基地(县书画院)、8个绘画专业镇,49家基层画院,50个绘画专业村,从事创作、销售、装裱等书画产业人员达2万余人,在全国建立了

600余个销售网点,去年创作绘画作品120余万幅,作品远销美国、法国、新加坡等40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以来,由巨野县书画院组织创作的《花开盛世》《锦绣春光》《国宝献瑞》《盛世中华》等作品,先后亮相上合青岛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以及人民大会堂、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国礼展厅等重要场馆。

2023年年初,为提高工笔画创作水平和培养后备人才,巨野县再次拿出书画产业发展基金300万元,利用遍布乡村的基层书画院和各类书画培训机构,大力培养书画后备人才,培育壮大书画产业规模,让更多的基层群众靠作画发展致富。如今,巨野县已发展绘画专业村50个,绘画专业镇4个,基层画院44家,书画培训机构160余家,镇镇有书画院、村村有画室。

“拿起画笔,心里畅快得很”

在巨野县书画院的“提升班”,记者见到了正在练习绘画的陈海伦。虽然只学了10天,但陈海伦觉得,“收获可大了”。

陈海伦在自家小区附近经营着一家小店,大女儿今年刚刚工作,一对可爱的龙凤胎儿女正在读小学。在温馨幸福的生活之余,她选择拿起画笔。“孩子大了,我也能放心出来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做。不为了多赚钱,就是觉得在这儿画画,心里畅快得很。”

在巨野县,像陈海伦这样拿起画笔的妇女有1万多人,农民女画师占全县书画从业人员的80%以上。对她们来说,画画并不只是致富的方式,更是这群曾经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打转的农村妇女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

今年50岁的王善花不善言辞,可握着笔、聊起画,她就有说不完的话。“有时间就在这儿画上一整天,没时间就来画几个小时。在这里,我觉得日子更有意义了。”

为了让更多农村妇女参与农民画产业,巨野县妇联指导成立了巨野县巾帼书画妇联,并选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同时,巨野县妇联建设以特色书画产业为基础的“墨韵”妇女微家120个,每年组织工笔画培训100余场,培训妇女近万人,举办宣传展览活动20余场次,有效促进妇女居家创业就业。

不仅如此,巨野县还打造了“陪伴花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让年轻父母,尤其是年轻妈妈们不用远离家乡,在家中作画,既能陪伴孩子、照顾老人,又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就在离陈海伦的画桌不远的地方,她的一双儿女正在认真地做着暑假作业。妈妈学了10天的画,孩子们一直陪在妈妈身边。“我觉得画画的妈妈更快乐了。”陈海伦的儿子和女儿抢着告诉记者,“那天妈妈完成了第一幅画,她特别高兴。妈妈开心,我们就开心。”

暑期当「师」传艺
彝族大学生



图片新闻

刘传福 杨越/摄

绞扎、染布、煮煮……暑假期间,彝族大学生王梦诗(前排左二)走进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摩尼镇扎染蜡染传承基地,当上“老师”,为20多名留守儿童传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扎染的手工作制技巧。

王梦诗出生在川南边陲叙永县,从小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上大学后,成立了四川梦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目前已与该镇三所学校达成“扎染+研学”合作意向,将开展非遗文化研学和传承活动。

巾帼新农人

从杂交水稻制种到优质稻、油菜全链式生产回收,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80后”返乡“新农人”将田间梦变成助农梦——

蒲丹丹:用新科技描绘兴农梦

邵伟 钟屿右 吴爱艳

晌午时分,太阳正烈。在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厂镇炮团村的一处田野里,禾苗长势欣欣向荣。7年前,在城里开影楼的蒲丹丹返乡成为一名“新农人”。2017年以来,从单纯的杂交水稻制种到优质稻、油菜全链式生产回收,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蒲丹丹不断壮大自己的产业,在学习中更新观念,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带领附近乡民走上致富路。60万公斤,提供农村就业岗位1000余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决定着整个粮食产业链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国家级制种大县,靖州县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制种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

中专毕业后,蒲丹丹开过服装店、影楼。与制种行业结缘,是因为和丈夫的相识。蒲丹丹的丈夫是安江人,家中从事制种业。在他的家乡,有“农学泰斗”袁隆平躬耕30多年的安江农校,农业文化厚重。像是看到了创业的“新大陆”一般,蒲丹丹毅然决然投身制种行业。她不仅要当一位农民,还要做得出色,要从靠天吃饭的“老农人”逐步转向靠技术吃饭的“新农人”。

每当春耕农忙时节,炮团村的大片水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忙碌着将一株株制种水稻秧苗移栽到田中。蒲丹丹一会儿指挥工人们种田,一会儿走在田间巡视秧苗长势,一会儿直接上手下田栽秧……经过几年的田间锻炼,蒲丹丹早已能够独当一面。无论是传统的秧苗栽种,还是新型农机操作,她都游刃有余,活脱脱一个经验丰富的“新农人”。

刚回乡的蒲丹丹可没有这么老练,有时下田甚至分不清秧苗和杂草。“那些老姐姐们都笑我呢!”想到当初的稚嫩模样,蒲丹丹忍俊不禁。

学认秧苗成了蒲丹丹的第一课,摸爬于田间地头成了家常便饭。尽管皮肤被晒得越来越黑,但是蒲丹丹制种的本领越来越强。育秧育种、插秧播种、追肥打药、农机使用、烘干收储、加工销售……遇到不懂的问题她就及时向家人、老农请教,经常与家人讨论如何种出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直到深夜还不断复盘制种经验。

随着耕作经验和效率的提升,蒲丹丹种植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制种是机械与工相结合,我们运用无人机之类的新科技来作业。”蒲丹丹说。在她的眼中,制种不是简单粗放的事情,而是一项精细活儿。“虽然精细化的管理养护成本高了,但

是产量也会更高,质量会更好,收益也会更可观。为了让更多的农户用到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我们成立了亿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争取把品牌打出去。这样可以让家乡的留守老人与妇女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蒲丹丹表示,只有充分发挥靖州“物种变异天堂”的区位、气候和资源优势,按照“产业园区+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才能让自己的事业走得更加长久。对于没有足够农机具或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她采用土地流转的方式,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进行种植。她雇佣当地农民春播、插秧、追肥等,保证他们能有一份稳定的额外收入。

在3000余亩肥沃的土地上,蒲丹丹将田间梦变成助农梦。她在这里享受着泥土的清香,沉醉于收获的满足。

王红峰

今年年初,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发布《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研究报告,引起媒体关注与社会热议。报告显示,四成留守儿童有专属手机,一半留守儿童使用长辈的手机,67.3%的家长认为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21.3%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7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要想毁掉一个留守儿童,请给他一部手机——认同这句话的家长不在少数。《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7.3%。超四成农村未成年网民没有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导致农村未成年网民在网上网网上缺少家长的监督约束,农村未成年沉迷手机现象严重,有的孩子甚至借上网课、做作业之名长时间占用手机。不少家长缺乏防沉迷意识和手段,眼看着自家孩子被“锁在手机里”却无计可施。留守儿童沉迷于手机,已成为当前部分乡村面临的共性问题,亟待引起家长、学校和全社会的关注。

在今天的电子游戏产业中,战争和暴力元素并不少见。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子游戏中的战争和暴力情节越来越逼真,有些玩家对游戏中的杀戮和血腥场面渐渐习以为常。对于尚未形成完整道德观念、缺少识别能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而言,“暴力游戏”的危害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游戏不是天然的恶,但“暴力游戏”任其泛滥,则可为恶之源。暴力、色情、贪婪、玄幻……这些电游已沦为不少未成年人荒废学业、近视高发、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甚至诱发犯罪的“精神毒品”,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危害社会安定。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当然有自制力不够、家庭教育不到位等因素,但网游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忽视未成年人心智发展,也在客观上加剧了未成年人的沉迷。为防沉迷,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关部门也敦促游戏公司、视频网站、直播平台对“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进行多次升级,但顽疾仍然存在——一些实名认证、“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甚至形同虚设。

农村娃被“锁在手机里”,还须综治来“解锁”。期待我国抓紧出台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网游的法律法规,实行电子游戏分级制度,让青少年网游依赖者走出虚拟世界;期待有关部门升级管控、强化执法,重点排查用户数量多、社会影响大的网络游戏产品,对价值导向严重偏差、含有暴力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决予以查处,以利剑斩断“暴力色情游戏”这一伸向下一代的“黑手”;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游戏产品准入监管、建立完善的网络游戏审批发布机制和考核体系、调整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预警时间等。同时,要加强农村地区,特别是留守儿童集中地区中小学校网络常识、网络技能、网络规范、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学校可以通过召开家长会、定期家访等方式教育家长,就手机管理的方式进行沟通,达成共识,达到课内课外教育相结合,并引入社会力量,帮助农村地区家长更好承担起教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的责任。

暑假是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高发时间,更需要加大管理力度。农村中小学可开办暑假托班,在暑假托班中充分利用已有师资,开设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课程,如思想教育、劳动教育、历史教育和音乐体育等,将留守儿童课外时间利用起来,让他们在远离手机的同时,又能接受高质量的素质教育。

乡情乡韵

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每天不是捉蝉,就是去村边的池塘学游泳、戏水,或者雨天捕鱼——

儿时暑假,盛夏“三趣”

汪志

笔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乡村的孩子,一到盛夏放暑假,由于没有像现在的补习班之类的,再加上文化生活单调没有电视看,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每天不是捉蝉,就是去村边的池塘学游泳、戏水,或者雨天捕鱼。

蝉趣。那时,村前房后树木茂盛、高大,每天的太阳还没出地平线,蝉叫声就响彻全村。记得10岁那个盛夏,父亲教我捉了一只蝉,我兴奋地看着它那像被墨汁浸染的眼睛,看着它那像被桐油粉饰过的甲壳,然后轻轻拂拭它犹如绸缎般的翅膀。蝉爬在茂盛的树干上,被树叶遮挡,不容易被发现,只有循声细看。捕蝉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取一根长竹竿,用一截细柳树枝(细铁丝也行)卷成一个碗口大小的圆圈绑牢在竹竿前端。盛夏农村蜘蛛网到处都有,尤其是早晨的新鲜蜘蛛网黏性更大,缠绕在竹竿圆圈上,密密的,黏稠的。此时,瞅准一只正在树枝上嘶叫的蝉,轻轻一按,蝉的翅膀便牢牢粘在圆圈蜘蛛网上,束手被擒。捕到蝉后即剪短其翅膀,使蝉不能飞跃,然后放在地上玩耍。捕蝉非常不易,稍有轻微响声,蝉就惊飞了。蝉与蛇一样也脱外壳,其外壳可用做中药材,那个年代每只2分钱,而铅笔才3分钱,于是捕蝉的同时,我们还会想法找蝉壳。

水趣。盛夏,天气炎热,跑到池塘边戏水或游泳避暑也是每天的一项主要活动。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南方农村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便三五成群到池塘戏水学游泳,或成人教,或大一点的孩子教,一旦学会,便在盛夏时节每天下水游泳。只要在有池塘的农村长大,每个孩子都会游泳。大前年盛夏,我们全家去天津的渤海边游玩,由于儿时学会了游泳,虽然好多年没有下水游泳,但下海之后我仍轻松自然,妻儿直夸我“大棒了”。

鱼趣。孩提时代的乡村,池塘、小河颇多,河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鱼虾很多。盛夏季节的主要特点就是雨水多,三日一小雨、五日一大雨。雨水流动,池塘里、田埂里到处都是大小不等的鱼虾。于是,捕鱼的机会多了。别小看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和生活环境的造就,使我们个个都是捕鱼能手。一般情况下,鱼虾常年在河中隐蔽。一遇到生水特别是流动的雨水水,它就不安分了,朝流水的地方流动。如果田埂里的雨水满了,便往池塘里流,流水处必有大量的鱼群在戏水。此刻拿渔网向四周一套,白花花鱼就有好几斤。盛夏雨季,带上渔网,一天少则能捕十来斤,多则几十斤。同时一些池塘水满四溢,池塘水向下游沟壑处流淌,此时的壕沟内必有很多鱼。于是我们在下游张网待鱼。最好的时机是白天下雨,晚上雨停,半夜三更起来,将沟壕两头堵住,再将沟壕水放干,那时沟壕内有数十斤乃至上百斤的大小鱼。记得每到下雨季节,沟壕旁就有孩子们的身影。“水漫金山”,稻田和池塘都有很多鱼虾流入。一旦雨水退去,稻田里大小鱼虾特别多。儿时有一次,我从稻田里抓到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在村里引起“轰动”,至今记忆犹新。

暑假是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高发时期,更需要加大管理力度——

别让手机『锁住』农村娃的未来